

缤纷七河系列小说

云溪

朱相湛 著



薛尘青因失去影子而不容于族人，不得不与未婚妻和其他失影者离开霞市
身不由己进入秘境朝画峡和梵林，备受磨难
最终御风乘云，将云乡当故乡，在云端建起了天空之城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缤纷七河系列小说

云溪

朱相谔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溪/朱相谌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43-3923-9

I. ①云… II. ①朱…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77972号

云溪

作 者 朱相谌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923-9
定 价 35.00元

铁血在皮肤下沸腾
枪与剑铿锵声声
自是纤尘不染
独守这沙漠空城
舀亿万阳光佳酿
泼洒暗域的天空
沉醉那飘飘飞旋的精灵

凿开天地之窍
唤起沉睡的古老歌魂
遂有琼楼兀立 寒江化树
怒海燃烧 巨龙苏醒
草尖行走着狮子
相邀登临云端
遨游七河缤纷

——瞿麟《七河行吟》第59639颂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城门失影	001
第二章	转蓬王	002
第三章	躲避阳光的老人	008
第四章	作别与相约	013
第五章	霞市旧城	018
第六章	云祠	023
第七章	相逢消失之影	028
第八章	鬼涂者	033
第九章	墨客挥犀	039
第十章	云荒城	043
第十一章	漪岚翠	048
第十二章	夜宿春望亭	054
第十三章	噬梦	059
第十四章	溪口洗濯	065

第十五章	水面行走	072
第十六章	婴孩入云图	078
第十七章	捕风者和捉影人	085
第十八章	墨髯之旅	092
第十九章	坠落蜃海	100
第二十章	处子之孕	107
第二十一章	朝画峡	114
第二十二章	橙霭飞天	121
第二十三章	登临高台	128
第二十四章	巨木折锋	134
第二十五章	画云舫	141
第二十六章	画塘纤夫	147
第二十七章	月影下的逃亡	154
第二十八章	稻草人	161
第二十九章	泣血	168
第三十章	水月传说	175
第三十一章	重归栩栩境	183
第三十二章	婚房和刑房	190
第三十三章	月夜旧雨	198
第三十四章	借腹重生	205
第三十五章	石破画出	211

第三十六章	逃生	218
第三十七章	荒原上的踟蹰	226
第三十八章	梵林悬巢	233
第三十九章	梦碎片	241
第四十章	风引	248
第四十一章	歌夜岭的吟唱	257
第四十二章	射月落魄	265
第四十三章	月华洗云树	272
第四十四章	月觞伴读	282
第四十五章	蜗国	290
第四十六章	花样女子	297
第四十七章	楠窠一梦	305
第四十八章	半梦半醒	312
第四十九章	惊梦	320
第五十章	森客、淼客和云客	327
第五十一章	地火	335
第五十二章	再起程	342
第五十三章	从梵林到锈山	349
第五十四章	彩虹谷	356
第五十五章	云乡是故乡	366

第一章 城门失影

傍晚时分，薛尘青回到了霞市。

华灯初上，明晃晃把霞市映照成晶莹剔透的玲珑之城。

薛尘青策马进入天青门，城楼上的灯火劈头盖脸洒下来，温柔地拥抱了他。

虽然外出时日不长，但这熟悉的城池、街道……这熟悉的一切，让他备感松弛，路途的疲惫瞬间一扫而空。

几乎同时，身后的扈从齐声惊呼起来，声音压过了坐骑的蹄声和响鼻，惊动了街边的路人，纷纷驻足张望薛尘青一行。

薛尘青猛然回头，发现他们都脸现惊恐，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顺着他们的目光向街道路面看去，他的心顿时一沉：在如此璀璨的灯光下，他竟然没有了影子。

第二章 转蓬王

五天前，薛尘青带了一百二十车给养，去迎接一路南下直奔霞市而来的飘萍部。

在云溪最后一条支流凝眸河南岸，薛尘青见到了飘萍部的首领转蓬王。

在云溪众多支流中，凝眸河是最澄碧的一条。站在岸边，如果长久凝视河水，就会觉得水里有万千眼睛也在含情凝视你，诱人想要投身那一汪碧绿。不但如此，凝眸河河水还有祛病的神效，所以，它事实上也是缤纷洲最著名的疗养地，不仅本地云客得近水楼台之便，经常在此洗漱沐浴，便是那些相隔千里万里的异乡人，也多有不畏长途跋涉之苦，来此享受一瓢之饮、一脱之浴的。

眼下正是秋天，这一练澄碧的秋水映着天光云影，原本应该是异常赏心悦目的。

偏偏飘萍部驻扎岸边，大煞风景，毁了凝眸河，也毁了这个秋天。

大名鼎鼎的这飘萍部，人们习惯称之为飘客，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叫花部族，没有固定居所，在偌大的缤纷洲流浪。他们虽说是乞丐，却从不伸手讨食。他们通常一窝蜂挤到别人家门口，不言不语，就这么被风吹着，被雨打着，被毒日头晒着，被饥寒折磨着。除非别人假装看不见，否则，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飘客冻僵饿死？所以，缤纷洲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飘萍部来到你的地盘，你就得管他们的吃住，而且还不能怠慢。

这个秋天，飘萍部迁徙到了云溪。

河主得到消息，急忙拨出给养，令薛尘青押运着北上迎接飘萍部，以阻止其继续南下渡过云溪而直抵霞市。

这是薛尘青第一次目睹飘萍部。

在凝眸河南岸，杂乱地聚集了起码不下两万之众的飘客。而在凝眸河北岸，还有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人流迤迤而来。若非渡桥狭窄，飘客怕是早就完全扎堆在南岸了。这些飘客，不论男女老少，皆衣衫褴褛，面呈菜色。他们没有车马，没有帐篷，没有任何随身物品。很明显，他们当真如那句老话所言：“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有水饮水，无食喝风了。

在这样一群人中，要找到转蓬王，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好有飘客看到薛尘青的车队，知道是送用度的来了，欢欢喜喜跑去通报转蓬王。

等了许久，转蓬王才传下话来，让薛尘青去见他。

这倒不是因为转蓬王架子大，而是懒惰使得他不肯劳动玉趾来迎接薛尘青。

“贵客远来，有失迎迓。”甫见面，转蓬王这前半句话倒颇为文雅，而接下来的后半句话拐了个急弯，变得非常粗俗，“不过天下人都晓得我们是长蛇钻进屁眼都懒得扯它出来的人，怠慢莫怪。”

薛尘青差点被这句话给噎住。

转蓬王身上胡乱穿着的几层衣衫早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并且不知是刻意还是懒惰而保持着衣不蔽体的“英姿”：左裤腿高高挽起，露出的小腿被污垢完全裹住；敞开的胸膛偏偏又白净得晃眼，与小腿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斜躺在一个土堆上，土堆上的杂草与他的头发和胡须纠结在一起，把大半个脸都遮住了，不过依然能看出他瘦削而苍白。

这就是转蓬王，在缤纷洲唯一还保留着“王”的称号的飘萍

部首领。

如果在别处遇上这样的人，薛尘青绝对不会多看他一眼。

因为他实在感觉不到对方的任何王者气度，而只看到了邈邈本色。

但眼前这个人，的的确确就是王统从未断绝的飘萍部第一百三十七代转蓬王。

他委实懒得出奇，既未起身迎接薛尘青，也未询问送来了多少给养，更未感谢馈赠之情。他面向凝眸河，大概是被波光晃了眼睛，左眼眯成一条线，右眼干脆完全闭上了。他懒洋洋对薛尘青说：“你也看见了，我们身无长物，没高桌阔椅相待。是站是坐，你们随意。”

这情形，若放在旁观者眼里，恐怕会错以为是薛尘青来向转蓬王乞讨呢。

尽管出发前，河主再三叮嘱薛尘青，飘萍部与众不同，不能以常人视之。但真正面对转蓬王时，薛尘青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诧异。如果居高临下站着和转蓬王说话，显得太没礼貌，但又不肯像转蓬王一样坐在草地上，于是说：“我就这样蹲着。”虽然蹲不见得比坐更雅观，但没有别的选择，姑且如此了。

转蓬王根本不关心薛尘青是站、是蹲还是坐，他左眼完全闭上，换作右眼微微露出一条缝，瞟着凝眸河，漫不经心问：“薛霜青还是云溪之主？”

“一直都是。”薛尘青答道。

“并非一直都是，只有近三百年才是。”转蓬王纠正道，“在缤纷洲的七个河主、一个王以及两百多个城主中，薛霜青年龄最长，在位最久。似乎开天辟地以来，他就是云溪河主了。”

“感觉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没那么久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河主是缤纷洲的奇迹。作为后辈，我这次不该再过门而不入，理应亲自去拜望他。”

薛尘青把给养送到凝眸河，就是不想让飘萍部前往霞市，听转蓬王有进城之意，赶紧挡驾：“老河主早就不见客了。”

转蓬王很难得地扭头瞟了薛尘青一眼，微微一笑，说：“我也就随口一说，并非真要去见薛老河主。”略停，沉吟道，“你叫薛尘青，与老河主是一家的吧？”

云溪河主历代河主都是三字姓名，只有中间一个字不同。薛尘青的父亲叫薛景青，祖父叫薛震青，再往上，就不记得了。因此，转蓬王仅凭名字就能断定薛尘青的身份。

“老河主是我的十二世祖。”薛尘青答道。

“这辈分差得太多，你恐怕不清楚如何称呼他吧？”

“确实如此，为避免叫错，我们薛家子孙通常都叫他‘老祖宗’。”

转蓬王说：“你是云溪河主的候任者，看来今后免不了还要经常和你打交道。”这话的意思简直再清楚不过：飘客来云溪要吃要喝的日子还多得很。

薛尘青闻言，心里老大不舒服，猛然站起。

这个突兀的动作让转蓬王两只眼睛都张开了，不过身躯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也斜了薛尘青一眼，语气稍微加重了一些，说：“我的话不入耳了？”

“千万！千万！不能开罪转蓬王。”薛尘青在心里警醒自己，重新蹲下身子，说：“你别多心，我只是腿酸了。”

转蓬王当然不相信这个理由，却也没有必要撕破脸皮，说：“你不肯放下架子，就是自找罪受了。你看，像我这样躺着，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

薛尘青字斟句酌地说：“贵部从前每过四五十年才来霞市一遭，最近就比较频繁了。如果隔三岔五就群贤毕至，用不了多久，我们云客可能要悉数加入贵部了。缤纷洲比云溪富庶的地方多得很，贵部若想衣食无忧，恐怕不能只在云溪这片土地上游荡了。”

转蓬王哪会听不出薛尘青的逐客之意，说：“你也知道我们‘身若飘萍，命似转蓬’吧？到哪里，不到哪里，其实半点也由不得我们。今日在此地笑看风月，指点烟岚，而一旦水激风吹，说不定明天就流落彼处，栖栖惶惶了。”这番话的重点是“到那里，不到哪里，其实丝毫由不得我们”，即使每天在云溪晃荡，即使每天向云客们要吃要喝，那也不是他转蓬王的本意。

在薛尘青看来，转蓬王这纯粹就是在耍赖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轻轻叹息。

转蓬王一直这么斜躺着，姿势完全没变过，不仅毫无不适之感，而且依旧表现得很淡然很闲散很享受的样子，说：“叹什么气呢？请放心！飘萍部穷骨头还是有几根的，以前从不向别人伸手，以后也断然不会黏着你们。”

“这得多厚的脸皮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句话薛尘青差点就冲口而出了，要是说出来，肯定立刻激怒转蓬王。在这种情况下，薛尘青唯一能做的，只有缄默。

见薛尘青不语，转蓬王想必能猜到他在想什么，于是换了一种口吻，说：“缤纷洲的人大概都认为飘萍部不事劳作、好吃懒做吧？”

薛尘青心想：“难得你有自知之明。”嘴上却说：“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活法。”

“其实你们错了。”转蓬王根本不在意薛尘青的话外之音，接着说，“没有谁想做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有谁抗拒安安稳稳的日子，也没有谁喜欢无止境地漂泊。可是，千百年来，飘萍部播下的种子总发不了芽，饲养的牲畜接连死去，建造的房屋最终归于坍塌……所以，我们做不了耕种者，做不了放牧者，做不了游猎者，做不了行吟者……我们注定只能是流浪者。有时我甚至怀疑飘萍部必是受了天谴。如果不以得过且过的态度对待这一切，飘萍部恐怕早就死绝了。”

薛尘青听到心里去了，竟有些许悲哀，说：“竟有这样的事？”

“在缤纷洲，任何部族都有自己的秘密。飘萍是这样，你们云客何尝不是如此？你之所以觉得一切风和日丽，那是因为还没遭遇暴风骤雨。”转蓬王叹了一口气，续道，“飘萍部至今整整游荡了一百三十七代。我们累了，倦了，真想找个地方歇下来。”

薛尘青立刻警觉起来：“千万别在我云溪驻足就好。”脑子里灵光一闪，顺着对方的话意，说：“缤纷洲的荒城大小五十多个，任何一座城池都是你们的绝佳去处。你们想过没有，这些荒城的建造，也许就是为了安顿你们飘萍部呢？”

“你以为我们没想过这些？早就去过荒城了。但很不幸，就进驻过的七座荒城来看，都坍塌了，彻底沦为毁弃之城。所以，这些荒城也不是我们的归宿。”转蓬王游目四处，接着说，“凝眸河风物宜人，若于此安身，就算上无片瓦，猜想也不会有水土不服之虞。假使飘萍部依旧被天地所厌，那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只好全族浮尸凝眸，以河水之濯换得一身洁净了。”这明显就是以死相逼了。

薛尘青不明白自己带来粮食衣物，何以换来转蓬王如此回报，实在是好心没好报，莫名其妙得很，心中发狠：“你要敢死，我就敢埋。”嘴上却说软话：“是不是我们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请明言。”

转蓬王突然正襟危坐，盯着薛尘青的眼睛，说：“听说你们的霞市旧城一直荒废着？”

第三章 躲避阳光的老人

清晨，薛尘青走进空荡荡的天青宫议事厅。

阳光从右边宽大的窗户照进，泻满议事厅的地面。薛尘青大踏步朝里面走，双脚蹭过明亮的晨光，没有留下丝毫暗影。他深吸一口气，走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站到薛霜青的书案前。

薛霜青一直严重失眠，正无精打采坐在书案后面偌大的椅子里。听到薛尘青的脚步，他没有理会，直到薛尘青叫声“老祖宗”，才缓缓睁开了眼睛。他就像一尊雕像，除了动动眼皮，再无其他动作。就这样静默了一小会儿，他才微微张开嘴皮：“说！”

在薛尘青讲述迎候飘萍部的过程时，他又闭上了眼睛。

薛尘青汇报完毕，见薛霜青没有任何动静，不晓得他是否完全听进去了，当然他清楚薛霜青肯定没有入睡，等了片刻，忍不住唤了一声“老祖宗”。

薛霜青依然毫无反应。

薛尘青只好站着，继续等待。

过了好一阵，薛霜青慢慢伸出右手，手指轻轻敲击云泥书案，沉吟道：“看来飘萍部此次南下，不单单是为了得到吃穿方面的接济，还惦记上我们的城池了？”

“转蓬王口头上说是借城，实际上是要我们白给。”

“你认为借还是不借？”薛霜青征求薛尘青的意见。

“旧城闲着也是闲着，借给别人，原无不可，但飘萍部不一样，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余力把这群吃白食的人供在身边。”

薛霜青右手缩回衣袖，说：“这些烦心事我不想管，你拿主意就是。”到目前为止，他除了眼睛一睁一闭、右手半伸半缩、嘴皮几开几合之外，整个身躯再无任何动静，仿佛一具死尸，听不到他的呼吸，甚至连风也不愿意去吹动他的毛发和衣衫。

在薛尘青的记忆里，薛霜青总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薛尘青说不上讨厌，却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虽说是薛霜青的嫡系后裔，但隔了这么多辈，再亲也亲不到哪里去了。但如果不出意外，薛尘青作为长房子孙，注定要成为云溪之主。所以，无论薛霜青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总要不厌其烦教导薛尘青；同样，无论薛尘青有什么样的感觉，也总要聆听薛霜青的教诲。他早知道薛霜青会让他处理飘萍部的事，说：“我已经拒绝了转蓬王，他不肯放弃，打算亲自来与你商议。”

薛霜青双眼微微睁开，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身躯依然没有任何动作，而语气却是明显厌倦了，说：“我不见他。”

“到时他把几万飘客带到霞市城外，不见他恐怕无法收场。”

“我本来打算过些日子传位给你，如今只能提前了。现在你就接手，正好继续和转蓬王接洽。”

薛尘青从娘胎里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以他的性情，对河主之位不奢望也不排斥。若来，则坦然受之；若去，也绝不惋惜。如今，继位之时真到了，他却无法接受了。他神情黯淡，一字一顿地说：“你不能传给我。”

薛霜青一愣，眼睛终于完全睁开，道：“你说什么？”

薛尘青几步退回到议事厅中央，明亮的晨光笼罩了他。

他平静地对薛霜青说：“我永远无法成为云溪河主了。”

“失影？”薛霜青猛然站起，带翻了臀下的云泥座椅，撞在地上，发出清脆悦耳的破碎声。

薛尘青不言不语，慢慢走回书案前，静静地看着薛霜青。

薛霜青浑身颤抖，脸上肌肉乱跳，那是混合着悲怆、愤怒、

无奈、绝望以及其他种种无法言说的复杂表情。

此时，薛尘青更多的是替老祖宗感到难过。

许久，薛霜青还没从打击中回过神，只是喃喃道：“难道薛家真受了什么诅咒？！”

这一瞬间，薛尘青突然想到转蓬王说飘萍部受到天谴的话，这和薛霜青所说的薛家受了诅咒的言语何其相似。他还想起转蓬王那句“任何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秘密”，飘客的秘密就是成不了耕种者、行吟者、放牧者、游猎者，那么，云客的秘密是什么？薛家的秘密又是什么？

薛霜青三百一十五岁，在河主之位上已经待了两百八十九年，至少这一点在云客眼里不是秘密，在缤纷洲大多数人眼里也不是秘密。

二十六岁那年，薛霜青从父亲手里接过云溪河主的担子。他有五子三女，开枝散叶到薛尘青这一代，子嗣已多得数不过来。事实上，从第五代开始，薛霜青根本不关心自己有多少子孙。他唯一需要认得的，永远只是长房一代代传下去的长子。因为，这个长子要继承他的衣钵。但很可惜，这些长子都先于薛霜青离开。薛尘青的父亲是这样，祖父是这样，曾祖是这样……那些薛尘青不知道如何称呼的祖先都是这样，一直上溯到十一世祖也就是薛霜青的长子，都是在即将继承河主之位前失影离开了。

而现在，薛尘青甚至还未成家就失影，对薛霜青而言，长房一脉就此断绝了。

薛尘青依稀记得，薛霜青第四子的第九代唯一男孙薛莲青是排名第二的继位者。按照辈分，那人是薛尘青的堂叔，当然血缘关系相当之遥，远在五服之外了。至于其他几房的后代，薛尘青一个也认不得。

退一步讲，纵然认得，又有什么用处？

因为，或早或迟，他们都会失影而离去。